

第四回 喬御史瓊宴辭魂

詩曰：

今朝誰是狀元郎，
宴罷瓊林轉自傷。
報道姮娥離月窟，
驚傳豸史入蘭房。
宮袍零落褫偏早，
旗帳摧殘掩得忙。
富貴不如平淡好，
花間何日再徜徉。

事必三思，豈容鹵莽？那才人感憤激烈之氣，沒處發洩，許你吟詠詩歌，形之筆墨，無所不至的譏刺當事也就夠了，豈必定要見諸行事，纔算燥皮一場。我看如今這些讀書的呆子，祇因錯會了太史公《自敘》裏面兩句：「可為知者道，難與俗人言」，便要從遊戲三昧中，幻出蜃樓海市、吐火吞刀，必使見之者神散魄搖，傾動一世，然後咄咄稱快。

說也不信，當初有一個奇人，抱才不遇，傀儡難平。每向人前說的，都是瘋顛大話，竟把舉人進士盡著菲薄。誰想這狂生瘋魔日甚，不但止入四肢，故此回到家裏，日日坐在廳上，糾集市中小兒數十，著令拜叩庭下，公然朝賀，山呼萬歲。道：「朕躬已嗣吾兄之位。」以妻某氏為皇后，子為太子，環繞小兒偽授官職，如宰輔、參政、守備、中軍名色。卒至流浪顛狂，究竟誕妄而死。他希蹤上智之所為，竟反同下愚之必戒，真可笑煞！引句相贈：

夢魂中紫閣丹墀，
猛抬頭破屋半間。

猶憶二十年前，盛作賽神迎會，必要爭相搜索，妝扮一個絕奇絕幻的故事，出類拔萃，以驚耳目。你道他有何高論，竟想出一道文章來：自扮做個察院監臨，四轎涼傘，儀從鼓樂，擁簇頭踏，面前又排列著書辦承差，黃袱敕印，其騷從規模，絕類由布政司飲宴抬入貢院時的景況。你說他惡毒得緊，甚而竟把吾輩偶然不美手腳，至於科舉不曾停妥的極法，盡著描畫出來。

許多著了青衣、帶著單紗頭巾、穿涼鞋、掛筆硯求告考的生員，攀轎喊叫說道：「三年難得過，懇求者大人作養作養，收錄進場，一視同仁。」又有一起學那大言不漸的叫道：「今科解元還在場外。」苦聲極氣，拚命都叫出來。惹得一街兩岸，就是致仕相公、丁憂朋友無不切齒腐心。即工遼詞禮之生，亦假助其浩歎說道：「功名二字到此田地，可謂剝盡面皮！」跌腳長歎之聲，有如雷轟兵哄。獨有憑欄觀看的玉女佳人，個個笑破櫻桃。正笑得鼻塌嘴歪的時節，忽然撞著真正的官府衙將來，訊知來由，登時拿下這個察院來，當街二十大板，一哄而散，好不掃興。

要曉得凡事都可假，獨有官不可假；凡事都可亂，獨有法不可亂；裝官便吃官打，亂法終為法制。小說先生差了，如這樣說起來，那戲場上男子腳色，終日扮皇帝、扮宰相、扮狀元；女人腳色，終日妝皇后、妝夫人、妝小姐，為甚麼再沒有人去說他打他？殊不知這些賤業榮妝，都是那前世修行不到的墮落和尚、班駁尼姑，也叫做紅塵受用，祇好號為五霸，假之而已。

閑話且住。單說麗卿考試已畢，梁、張二房共取中式一十八卷，定了前後名次，齊赴至公堂上察院的面前，假意當堂又摹索比並一番，拆開彌封。

第一卷詩：

春夜愁生枕畔孤，春閨留月滿庭無。
思空架上書何限，恨落胸中淚不無。
裘馬長衢誰氏子，管弦中夜幾家爐。
妾生自許元龍傲，不作乾坤一腐儒。
大座師提起筆來，批道：「此卷神傾意豁，絕不似閨中少婦口吻，逼真佳品，取冠多士。」

第二卷詩：

詩多愁緒倚闌干，幾帙藏書強自寬。
柳絮入簾池影亂，梅花滿地圖香殘。
一彎明月侵衣冷，半榻清風惹夢酸。
芳草亦煩深戶鎖，不知春色為誰看。
大座師批道：「此卷韻致琳琅，豐情蕩漾，擲地有聲，無非金石。」

第三卷詩：

閑步春階春意馳，春風春雨亂春時。
相逢柳葉窺人眼，何處梅花入夢思。
隻影曾憐雙袖薄，孤燈應恨獨歸遲。
閨中寥落應稠悵，雲樹依稀可是詩。
大座師批道：「此卷清新秀逸，不減開府參軍，未易多得。」

第四卷詩：

看來羅帳曉風生，被底留寒夢弗成。
幾卷殘書消漏點，半輪孤月伴愁城。

鶉啼未語腸疑斷，柳眼初開夜欲明。

受用深閨長寂寞。卓家何處認琴聲。

大座師批道：「此卷珠璣錯落，滿紙淋漓，疑是隴西一流人物。」

第五卷詩：

九陌風塵一望孤，接天芳草遍姑蘇。

閨中清夢知多少，客底黃金問有無。

百里平湖浮野鴛，五更殘月聽啼烏。

祇憐空負花前約，春酒如澗懶獨沽。

大座師批道：「此卷奇思磊落，一洗脂粉陋套，殆非凡品。」

其餘一十三卷都批了，取字中字選定。次日，傳臚職事官捧著金花袍仗鼓樂，站立伺候。當日眾姬齊集門外聽候揭曉。這個光景好像當初唐中宗幸昆明池，群臣賦詩的故事；殿前結一座彩樓，從臣悉集其下。須臾紙落如飛，各認其名而懷之，單取宋之間「不愁明月盡，自有夜珠來」這一首，即令上官昭容編為新翻御制曲。今日眾姬，雖非真正應制，卻也相去不多。眾姬在門外遠遠望見堂上的人，坐的坐，立的立，一簇人清清潔潔，不挨不擠，甚有規矩。祇見卷子已是拆完，傳臚官高聲唱道：

第一甲第一名倚妝

上面接連的唱了兩聲。倚妝明明聽得是叫他的名字，不敢就應，直等上頭唱了第三聲，方纔低聲應道：「在！」祇見一班兒伺候的女人，如飛一般跑將下來，把倚妝推將上去。隨即替他簪了兩朵金花，換了袍仗，披了一段血滴的大紅，俯伏在那丹墀之內。上面又唱道：

第一甲第二名文娟

第一甲第三名弱芳

第二甲第一名湘容

第三甲第一名小淑

諸進士謝恩已畢，其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，其二甲六名俱賜進士出身，其三甲九名俱同進士出身。即著鼓樂儀從隨狀元倚妝帶領了諸進士，一齊瓊林赴宴，但見：

鼓樂喧天，帶宮花、飲御酒，全不是玉街上那得意的青氈；彩旗蔽日，騎白馬、跨雕鞍，卻好似金屋中那喬裝的紅拂。為甚麼也效瓊林賜宴，祇因風秀才特典憐才。卻原何也學金榜題名，總是呆公子揮金撒潑。

卻說女狀元倚妝，同了一班兒女進士軒軒昂昂，各騎著金鞍白馬，張了一把黃羅涼傘，都到宴上來。祇見上頭坐的是大總裁、兩房考，照席陪的是監臨御史，兩旁是一十七名新進士。中間高結起一座五彩百花樓，樓下搭起一條仙橋。歌詩奏樂，大吹大播，好不熱鬧齊整。祇這一席的大宴，不知哄動了多多少少的百姓，老老小小，男男女女，都來玩耍觀看。正是：

不道賓興能駭俗，

卻傳花案是新文。

卻說地方上有一個大頭光棍，專好殺人放火，嫁禍生風。他的面貌生得好不兇狠，怎見得？但見：

鬍鬚長長短短，好像不曾裁就的牙刷；眼珠凹凹凸凸，卻是未經磋光的彈子。舌上鋒生，不數莫邪干將；心中毒起，強如蝎口蜂針。

這個人卻做甚麼名字？他是蘇州府第一等有名好漢，混名就是柳獬獬。你說怎麼叫做獬獬，天下世間最兇最惡無過祇有山君老虎，殊不知這獬獬又專好吃老虎。所以古來比那兵馬的威勢叫做「百萬獬獬」，正見得沒有人可以抵敵得他的意思。那柳獬獬平日間大模大樣，走到街坊上來，那一個大大小小，改不去奉承著他。祇有這些讀書的阿呆，是天不怕地不怕，鬼神虎豹都不怕的，偏要在虎嘴上去拔鬚，龍口裏去挖珠，拚做這頂頭巾不著，播鑼播鼓趕到前路。祇是光棍喫了些虧，常常領了筍乾出去。輕則筍乾散火，重則獨桌相邀。故此獬獬也祇是讓他們二分，說道：「做朋友的人，就是極柔儒殺，後頭總是量他不定，芥菜籽常要落在繡花針眼，那裏有磨大的眼睛，看得後頭見的。」

但祇是余麗卿做人，又是少年，又極狂放，比別人便更來得昂藏無數，專喜的是鋤強削暴，不肯饒人。雖則不曾計較獬獬，那獬獬實是日夜徬徨，氣他不過。故此，終日要思量尋些罪過，就擺佈他。怎奈他是一個有名的朋友，況且是世家的子弟，又有銀子使用，上官當道未免都是同年故舊，料道些小事情算來弄他不倒。殊非是謀反大逆，株連三族，這樣大題目，纔好捉他的破綻，一跤跌倒！要曉得這些阿呆們，三三兩兩聚在一塊所在，原沒有甚好事做將出來。不是打人罵人，就是使酒撒潑，若要他們去做那樣滅門絕戶的事，斷斷不做的。俗語道，秀才謀反，三年不成。恰好這風流罪過正中在獬獬的眼裏，他就生出一個計較，裝成一個大大頭腦，說他謀反叛逆，私設官僚，竊效賓興，預結陰黨，竟到察院門前播起鼓來。

你說獬獬忒也膽大，萬一准了他，拿獲將來，當堂審出真情，並無實據，豈不要反輸一帖？這又有個原故：他意中道，秀才們做事敢作敢為，開眼著賊，明明讓他幾分，至於妓女娼流，祇合藏頭露尾，如何假冒生員科舉應試，問他奉何新旨，擅假官吏開科，就當堂審出真情，雖無法物可據，卻有那些妝扮假官的行頭可證。這也就是違條犯法的事，饒他叛逆，一定招誣。如此如此，等得千停萬當，方敢放膽胡行。不然，就算不得個獬獬手段。俗語說得好：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除了無常，斷乎不丟。

卻說那察院老爺祇道有甚軍情緊急，慌忙出堂開門，抓將進去，原來是一個告狀的人，惹得察院老爺怒氣沖天，且不問他的曲直，竟把行杖之簽悉遞門子之手，總而計之，該打八十。打完訊問。豈知這獬獬祖上忝在竹山傳家，已是久煉成鋼的家伙，那怕這幾個搔著癢的筍乾？打將起來，磕頭不已，大喊大叫道：「地方謀反大事，小的如何不冒死稟明，就是打死小的，還望老爺詳察。」那察院是個為地方百姓的真正好官，就是當初包待制亦不過如此。怎見得他的好處，他：

正直無私，勵忘專圖執法；清廉自守，堅搥不畏強梁。故此振聲名於天下，獨揭銅肝；因而總憲度於朝端，威形鐵面。○矣，萬民保障。誠哉，庶職權衡。

彼時，察院聽見他說「地方謀反」四個字，卻也關係不小，即喝令拖起，從實說來。又對他說道：「謀逆重情，非同兒戲，身家性命祇在頃刻，若無確據，希圖陷害良民，你看本院是何等衙門，三尺無情，立時就反坐了。」那獬獬不愧不懼，步步膝行上前，

輕輕的稟道：「小的怎敢掉謊。現今本處有一個余秀才，喚名夢白。家資巨萬，暗結兇徒，舉動不良，久懷異志。祇因未有實據，小的也不敢輕易出首。如今他現在彼處，明張榜示，盜竊名器，大集黨徒，號令敵血，委實反情已露，方敢據實報明，切恐一星不滅，得致燎原。小的若祇愛惜自己的身家畏縮不首，連坐地方還不打緊，卻於大老爺衙門縱逆容奸，大有干礙。伏乞速速整備兵馬，趁他事情初起，人心未歸，出其不意，一並擒拿，急急剪除，庶無後患！悉聽憲天裁度。小的若有虛情，聽憑大老爺加罪之後，再復處死便了。」察院聽得這一片胡言，想道既責八十之後，卻又侃侃而談，言之鑿鑿，決非無因，也覺得被他聳動。即時密諭兵巡道，帶領官兵，徑到余家門首團團圍住。連察院自己，騎了一匹飛馬跟在後頭，一聲大喊，搶將進去。

誰料麗卿正在席上吃酒，突然機動，心裏有些不然，豈有身居庠序，名教難寬，為何做這孟浪不經之事！一霎時如坐針氈，已覺十分不安穩了。祇聽得門外人聲嘈雜，馬蹄如鼓，想來不是好局，必有非常陷害之事，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。連忙把遠思、又張一扯，同往廳後一跑，開了夾牆小門，跳過牆缺，急搖急擺望城外一道煙走了。

當時三個秀才商量，各自分散，奔回原籍不提。好笑麗卿一團高興，費了許多銀子，如何不打聽一個明白，輕輕的竟自逃席去了。假使不是當真來拿他的，豈不把倚妝笑殺。看得麗卿原來是一個沒擔當的呆子，祇恐從前的盟誓就要翻悔掉了。我道豈有此理，決要曉得，讀書的人後頭若有一步進身，就到那患難迫促之機，自有鬼神呵護，決不把他那個身子死於非命。不然後頭這一段結果，更將著落何人？這也不過是老天，因他的後半，故此偏心愛護他的前邊，反惹起愚夫俗子一種勢利心腸，專以成敗論英雄矣。故此麗卿來到臨期，先已心動，正是天地鬼神默佑他的所在。那《中庸》上說得好：動乎四體，至誠如神。

你說猓猓與麗卿日常間原無縫隙，又無口角，不過書呆舊樣，讀得幾句書在肚裏，見了小人，略覺妄尊自大，這也是盤古至今無可醫的病，如何他就積恨含讎，下得這族毒手？總之，古聖人說得好：滿招損，謙受益。這六個字當銘諸肺腑，是我輩養身借命的本源。這般亂世，豈是我輩得志的時節，何苦再不肯自己保重身家，偏要搖擺，把這廝視為僕隸。自我論之，在他不消奉承得我；在我也未必去凌辱得他，平平常常，水米無交的過去是第一高著。麗卿早識此言，決不弄出這場把戲。

卻說兵馬進門，但見許多酒席都是空座，上有一個戴紗帽、穿獬豸補子的老爹，坐在照席上。已是吃得盤空碟淨，醉醺醺不省人事的，還在那裏叫斟大杯。伸出幾個指頭望空替人亂豁，拿三道五，喊叫如雷。卻被官兵簇擁拖翻，一索綁起。驚得那些女進士，戰戰兢兢，看見勢頭不好，拖著花紅，帶著袍仗，一齊奔散。偏生腳兒又小，性急越走不動，照慌張張，一步一跌的跌將去了。祇求躲避得過，便謝神天。你道甚麼要緊，但見：

喜宴初開。一霎時，張弓挾矢，宮裝未卸；傾刻間，棄甲曳兵，窈窕三元。那討得揚鞭得意，蝦植御史？祇落得拍案驚奇。豈非樂極悲生，正是福今禍倚。

察院大人周圍一看，祇得一個男人，其餘都是女人，東歪西倒，殼棘嬌癡，又沒有一些器械贓證。胸中揣摩，不過是書生挾妓，徒為豪舉，朋謀聚逆，決無是事。因此不究來歷，吩咐不必株連，即時傳令回院，毋得驚動地方。止拿現獲假官一名，也不拷訊，竟將一造龍鬚大板，打個不死半活。你說這老焦一頭褪下褲子，一頭還討酒吃，亂叫麗卿不要如此取笑。幸而乘醉受刑，末肯就死。當場復取三百斤樣枷套上，標著神禪假官，立枷一月。祇正他一個假扮官員的罪過，隨即簽下安民大榜，曉諭諸民，一概餘黨，都置不問。

你說既打死了一名犯人，業有形跡，如何可以不根究餘黨。這是察院老爺，明明曉得是一班書呆們作景，設酒聚歡，故此男女混雜，不該冒竊了朝廷的名器，所以祇得把焦彥貴置之重法。那柳猓猓也招不得誣罪，其餘姑置不究。總是按臺一心祇要安靜為主，因此不加株連。真是天地父母，居官仁愛之心，借一儆百的道理。祇是，焦老爺既入羅網，不得不借重做個焦頭爛額的上客了，正是：

閻羅注定三更死，

定不留人到五更。

可憐焦老官一旦風光化為齏粉，挨不到第三日，嗚呼哀哉，伏惟尚餐。隨後，他妻子母夜叉，知道丈夫身死，細探情由，知為詩社流殃，冒官速斃，隱恨於懷，遍訪這班創典的文人、附會的女客，希圖報復。那知這干人恐防株連，預自潛藏，一時何處尋覓。因此漸漸冷淡去了。

姻緣未就遭磨折，

鼠蓋高蓬腸欲絕。

席散筵飛驚醉顏，

掀天塌地加霜雪。

我甚憐焦彥貴，纔陪瓊宴，忽然身殞。可見，小人連這假筵席桌面，都不能夠安然享受。祇可恨驚散了簇簇狀元，趕走了一班新貴。卻可恨這母夜叉，竟做出那續梁山的手段，實是焦夫人變幻不同，作小說家靠他伎倆，又騰駕起許多云霧。